

小说月报

沙场秋点兵

八十年代卷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军旅小说

小说月报



沙漠秋点兵

八十年代卷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军旅小说. 八十年代卷: 沙场秋点兵/《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306-6217-5

I. ①小… II. ①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9815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4.25 插页4 357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定价: 30.00元

目 录

总序:军事文学的魅力	李存葆	001
西线轶事	徐怀中(存目)	
印有金锚的飘带	叶楠	001
天山深处的“大兵”	李斌奎	020
最后一个军礼	方南江、李荃	041
阮氏丁香	徐怀中	053
她们的路	王海鸽	093
岔路口	陆柱国	105
设有靶标的小岛	黄传会	115
射天狼	朱苏进(存目)	
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存目)	
三个副师长	权延赤	125
丰碑	李本深	135
兵车行	唐栋	137
张团长轶事	吴强	158
人生何处不相逢	柳杞	166
秋雪湖之恋	石言	181
有这样一个小女兵	中夙	213



远方的夜	宋学武	223
凯旋在子夜	韩静霆(存目)	
将军的泪	刘亚洲	234
一江黑水向东流	刘兆林	245
断 手	莫 言	259
走 廊	周大新	274
去意徊徨	刘 琦(存目)	
新兵连	刘震云	343
洁白的玉	雷 铎	396
热 障	范军昌	401
编后语		448

印有金锚的飘带

叶楠

在民航候机室里,我等待乘晚班飞机南行。由于气候不好,班机起飞一再推延,最后干脆不预报时刻了。但班机并没撤销,只好耐心等待。候机室广阔玻璃窗外,细雨蒙蒙,跑道上只有模糊的积水的闪光。我将身子缩到沙发上,闭上眼,想打个盹儿。但是,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一方面,我要留意广播员报告班机的起飞时刻;另一方面,有一种声音在耳边响着:“笃,笃,笃……”这是木头轻轻撞击地板的声音。我仿佛感到有个人影在眼前晃动。我睁开眼看了看,是一位架着双拐的人,在我面前踱着,还不时地看我一眼。起先,我只是认为他和我一样,忍不住久等,用双拐来量度这难挨的时光。后来,我发现他打量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而且,我感到他的面庞好像有点熟悉。我思索着:在哪儿见过呢?这个人年纪并不大,不到三十,有张长长的脸,眼睛很大,眉毛弯得挺秀气。一条腿是截了的,装的是假腿。虽然如此,但只要看他的上身,你就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个军人。”他的身躯挺得笔直,完全是军人气度。不过,他的衣着却没有一点军人的痕迹,穿的是普通的中式对襟布褂,很旧,但很洁净。

“您是……”他走到我面前,按照军人的习惯道出了我的姓和过去的职务。我连忙站起来,还是想不起他是谁。

“您不一定记得我了,”他解释说,“我是记得您的。我过去是潜水员,我们在一起参加过多次演习,忘了?平岛,琼湾……”他列举了一



系列地名。

“小杨！”我想起来了。由于我过去的工作性质，我认识很多海军潜水员，这个杨琪就是其中之一。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弯得挺秀气的眉毛。我常常在潜水员下水前，用眼睛和手势向他们交代几句。几乎所有的潜水员都会用眼睛讲话，而杨琪，连眉毛也能说话。我赶快扶他坐到沙发上。说实在的，我和他只是过去在工作中有过接触，对他以后的情况不甚了解，只知道六十年代末，他调到南方一个遥远的港湾去了。以后，再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他是什么时候残废的呢？显然，他是复员了，现在哪儿工作，到哪儿去呢？

“我是一九七三年复员的。”他像是猜着我心里的话，“原因，您看见了。”他晃晃双拐，“水底的鱼抛到岸上来了！”语调含有凄楚，他留恋大海。

“现在哪儿工作呢？”我问。

“在老家，当社员。”

“你要到哪儿去呢？”

“到南边去，实际上我是到一个荒岛上去。”

他取出一封电报给我看。

电报是这样写的：

杨琪同志，在玉碎岛附近，发现一具越南女难民的尸体，死者年岁不到三十。在她的遗书中，提到你的名字。盼火速飞来……

下面署的是部队代号。

“这是我原来所在的部队发来的。”杨琪解释说。

“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想她是……”杨琪的眉毛弯得更厉害了，“不！现在还不能断定。”



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听他说，我们坐的是同一架班机，到现在为止，起飞时间还遥遥无期。我希望他讲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完的，”他摇摇头，“而且应该说是个悲哀的故事。反正时间还早，我可以讲。”他看看窗外，窗外依然飘着蒙蒙雨丝。

“一九七二年，”杨琪低声地缓慢地讲，“我们海军应越南政府的请求，派出扫雷专家去越南沿海清除水雷。当时美军在那里布了很多水雷。扫雷专家要确定如何扫雷，首先得知道水底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水雷。譬如说，是水压水雷，是磁性水雷，还是音响水雷？是定时水雷，还是定次水雷，等等。这要把水雷捞上来，经过观察研究才能清楚。打捞水雷，需要潜水员，所以派出扫雷人员的同时，还派出了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潜水小组。组长是我们班长邓有贵，您应该见过的，很壮实，身板很宽……”

我记得邓有贵这个人，是一位憨厚的农民型的潜水员：“他不大爱说话，是不？”

“对，就是他。我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另外一个毕小青，也许您见过……”

“毕小青？”我思索着。

“他原来在东北沿海工作过，”杨琪提醒我，“高中毕业，人很腼腆，像个姑娘……”

“等一等……”我想起来了，在我记忆的屏幕上，闪现出一位峻拔的水兵：无檐帽略向右歪斜地扣在头上，眼睛饱含着热情却又带点羞怯的神色；身躯很匀称，衣服总是非常整洁，披肩妥帖地披在肩头；皮肤白净，不太像潜水员。“他的睫毛很长……”

“对！就是他。”杨琪赞叹地说，“他不但模样好，也很聪明，心灵手巧。水下作业，干净、利落、漂亮，绕钢缆能绕出花儿来，谁也比不了……”



杨琪顿住了，眼眶是湿润的。我默默地等待着他往下讲。

“我们三个人的任务很艰巨，”他又接着讲下去，“在水下捞水雷，谈何容易。这一点，您清楚，外界的物体，甚至于声波、磁力线、水压，都可以引起它爆炸。何况去捞它，要把它弄出水面，运到目的地。这就等于和死神拥抱……”

这我当然清楚，执行这种任务，是要有牺牲精神的。

杨琪回想着当时的情景：“在那个年代，我们对越南人民的感情多么深厚啊！我们把他们争取自由、独立的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胡志明同志在我们心中，不仅仅是位伟人，更多的是位慈祥的长辈。虽然是两个国家，但他们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所以，当时我们是怀着庄严、豪迈的心情去的。

“我们执行任务的地点，是在海防附近，一条江的出口处的荒洲上。我们进入荒洲是在夜间。那时候，正是美国空军实行地毯式饱和轰炸时期。陆地和江面没有一丝灯光，又赶上个阴沉沉的黑夜，没有月光，也没有星辉。探照灯群时而吐出光柱，触到黑色的低云，使夜晚更显得阴森。越南海军用一艘小木船将我们送上荒洲，他们的一位联络军官带领我们朝荒洲中间走。我们背着背包和武器——轻潜水装具，还扛着氧气瓶。我们进入了一座黑黝黝的亚热带灌木林，听到有几位妇女在低声欢叫，仔细分辨后，方知说的是不熟练的汉语‘欢迎，兄弟！欢迎，兄弟！……’接着，有三个妇女的身影向我们跑过来，很快从我们身上取走背包、轻潜水装具等。黑夜中，我们无法看清她们的容貌，只能看到穿着三婆衣的纤细身材的轮廓。她们兴奋地向我们低声细语，语言大部分听不懂，只能从语气和节奏中，感觉出是在表达欢迎、问候、关切的心意。那位联络军官向我们说：‘她们三个人是照顾你们生活的，有什么需要就找她们，请别客气。’‘把我们当作姐妹！’这是她们中的一位热情地说。她讲的是带有广东味的汉语，还能听懂。她还自我介绍，‘我叫玉女。’指着另外俩，‘这是阿霞，她叫小贝。’那时候，看不清模样，也无法对上号……”

“玉碎岛那个死者，”我耐不住了，“一定是她们中间的一个！”

“可能是。是哪一个，我不能断定。我们一起度过了很难忘的战斗生活……”

这时，机场广播员报告说，我们乘坐的班机可以起飞了，请我们登机。我反而有点埋怨起飞得太不是时候了。杨琪却一动也不动，他还沉浸在回忆中。

“走吧！”我扶他站起，走出候机室，来到机场上。

天已经黑了。这班飞机变成夜航班机了。雨是住了，云层还很厚。跑道两侧和尽头的彩色导航灯，照亮了湿漉漉的混凝土地面。

上飞机后，我和杨琪挨着坐，反正小飞机是不对号的。机上女服务员照例讲了一遍班机的航程、高度、时间之类的话。飞机起飞了，机场上的彩色灯火向后急速飘去……

“我们绝对想不到接待我们的是三位姑娘，”飞机在高空航行，杨琪接着往下说了，“长期战争，很多妇女直接站到战斗行列里来了。她们领我们走进一间简易草棚，这是她们前两天专门给我们搭的。草棚里亮起一盏小油灯。微弱的灯光下，我们才看清她们的模样。玉女是高大的个儿，很苗条，白皙的皮肤，头发向后扎成一束，眼眶是凹进去的，就像大多数岭南姑娘一样。她举止文静，站在那儿，就像一株迎风的镶金嵌玉竹。她的名字跟模样是吻合的。阿霞和小贝皮肤偏黑，个儿也矮一些，她俩的区别是阿霞稍瘦，小贝丰满；阿霞不爱说话，也不太爱笑，就是偶尔笑了也不露齿，小贝却是另一个样子，活泼而开朗，爱笑，有时笑得弯下腰来。这些特点都是以后才了解的。我们组长邓有贵代表大家向她们说了感谢的话。他这人，三言两语：‘谢谢，我们是一家，谢谢！’这就完了。毕小青根本没敢看她们三个，他在妇女面前，手脚没处放，非常拘束，老是不安地甩手掠头发，眼睛看着棚顶，像是琢磨它是怎么架起来的。等她们走后，我对小青说：‘她们长得跟中国姑娘差不多。’他却惊讶地说：‘是吗？’她们住在对面不远的一个草棚里，厨房也在那儿。”



“我们还没打开背包，邓有贵就掏出小本，在膝上写着什么。我拉小青悄悄走出草棚，一直走到洲边。我俩默默坐在草地上，听着江水‘哗哗’流淌。在我们面前，不，在我们周围的水中，有很多很多水雷，我们还不知道它们的数量、分布位置和种类。它们静静地躺在水底，随时准备撕碎任何舰船的钢铁躯体，这里已经成为‘死亡的航道’！我看到小青两眼一直盯着漆黑的水面，好像是要透过水层，看到水底。我们坐了很久，朝回走的时候，我听到附近的树枝发出窸窣声，扭头一看，是个人影，还有枪刺的闪光。从轮廓看，这是玉女。我将我的发现悄声告诉小青。小青没说话，步子却加快了。在这黑夜里，异国少女在暗中守卫我们，使人激动不已。我们几乎一夜都没睡着，我老是听到小青在蚊帐中辗转反侧。天刚亮，我们三人去看地形。这个荒洲并不小，椭圆形，东西长约四公里，南北很短，只有半公里。我们的作业点离草棚两公里半，从那儿向水中延伸。我们回来，玉女她们已经做好饭端来了，是江米饭，撒上炒好了的芝麻，味道很香。玉女还说：‘不知道你们能吃惯不？’她们不吃，在一旁看着。邓有贵一再请她们一起吃，她们说什么也不肯。邓有贵放下碗筷，走出去，直奔她们住的草棚。三位姑娘不安地跑过去，没能拦住他。他端来了另一种饭，那是玉米饭，掺着可以数过来的几粒大米。她们是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了。邓有贵向我们下令：‘吃！’我们争着去舀玉米饭。三位姑娘便跟我们抢。姑娘一动手，小青就不行了，他畏缩，抢到的最少。在姑娘面前，他一点也不勇敢……”

“同志，请！”机上女服务员给我们送来茶水。我端了一杯。

“谢谢！”杨琪接过一杯，端在手中，看着碧绿的茶水说，“那时候，很困难，喝水也是靠接雨水，出口处的江水里有海水。”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下去。

“那天吃过饭，玉女进一步介绍了她们的情况。原来她们是不远的一个海岛上的居民。阿霞、小贝和玉女都是渔家女，不同的是玉女是位小学教师。玉女并非当地人，她的祖籍是中国广东，不过，好几辈

定居越南了，所以她会讲汉语。她有两个祖国。我们正说着话，美军轰炸机群飞来了，周围响起连续的高射炮声和炸弹爆炸声。我们连避弹坑都没有，只好疏散卧倒，看着飞机。幸好，飞机没光顾我们这个荒洲。警报解除后，邓有贵宣布开会，请她们参加。他打开小本，将他经过思考已记在小本上的事情念了出来：‘一、现在开始，我们伙食不能有区别，一家人嘛；二、夜间警卫，由男同志担任，要照顾妇女嘛；三、我们去执行任务，女同志不能去，各负其责嘛。暂时就这些。完了。’玉女将这三条译给阿霞、小贝听了，阿霞抿着嘴笑，小贝笑得前仰后合。她们只同意第三条，知道去了也帮不上忙，反而干扰，但第一第二条不能执行。她们说：‘我们是自愿应召来照顾中国潜水员的，怎么照顾，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本来，邓有贵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宣布的决定，这时却让三位姑娘用笑声否定了。”

“那邓有贵怎么办？”我问。

“没办法。”杨琪摇摇头，“她们在这些地方非常固执。不过，我们只有在其他方面照顾她们。譬如，邓有贵命令小青在两个草棚附近挖防空猫耳洞，首先给姑娘们挖好。他自己和我用椰子树叶编织冲凉用的隐蔽墙。我们做好后，姑娘们特别高兴，说我们是很文明的军队，想得周到。对猫耳洞，就更感激了。小青的手艺真巧，挖的猫耳洞很漂亮，内壁光滑得像水磨石，洞口移来一些野花作伪装。姑娘们说了很多夸奖的话，小青却早已钻进树丛不见人影了。玉女央求我们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抄给她，留作纪念。这任务当然是小青的，他文化高，字写得漂亮。”

“由于美军飞机轰炸，白天下水作业几乎连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我们决定夜里搞。我们做了一些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对特别灵敏的磁性水雷作了专门研究，因为这种水雷，哪怕有一把铁钥匙靠近它，也足以引起爆炸。”

“那潜水器上的氧气瓶怎么办？是铸钢的呀？”我问。

“这多亏小青，”杨琪赞叹说，“他想了很多办法，解决了。水下作



业,由我们三个人轮流下水。一个人下水;一个人在小木船上掌桨,必要时,发动船尾机;一个人则和手下联系。要找到水雷是很困难的,夜间作业,水下只有微弱的潜水灯光,江水在出口处又特别混浊,全凭手和脚的触摸。水底全是很深的淤泥,水雷完全可能埋在淤泥里。很多天过去了,我们竟没找到一个水雷。可是在广大水域里,几乎每天都有不得不活动的船舶触雷。每逢听到水雷爆炸声,邓有贵就气得‘呼哧、呼哧’直喘气。每天天蒙蒙亮,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三位姑娘都在我们回住所的途中等候,我们真是无颜相见。她们从我们郁郁的神情看出工作很不顺利,也就不问情况,只是心疼地看着我们在水下泡了一夜的身子,连最活泼、最爱说笑的小贝,也像是哑了。有一天清晨,同样是一无所获,我们一路被懊恼的情绪折磨着。同样,她们又在中途迎接我们了。不过,方式全变了,三个姑娘面带笑容,唱起歌来,小贝甚至跳起了舞蹈……”

“是强作欢笑吧?”我问。

“对。”杨琪点点头,“她们想用这种方式冲淡我们懊恼的情绪,让我们欢快起来。可是一看到这情景,我们的心里却更不好受,实在感激她们体贴入微的拳拳之心。那歌词是我后来知道的,现在还记得……”

杨琪轻声唱了起来,曲调倒是东南亚风味的,委婉缠绵,歌词是:

水兵同志们,
你们上岸来了。
你们那印有金锚的飘带,
就像海燕的翅膀在扇动;
你们那被风掀起的披肩,
就像大海的波浪在翻腾。
你们不要太谦逊,不要低估自己的业绩,
大海已记下了你们的战功和辛勤。



到这儿来吧！

水兵同志们！

秃碌糖可甜啦，

椰浆可以湿润你们干渴的嘴唇——

“她们真的捧着打开口的椰子和秃碌糖，”杨琪说，“可我们……”

“请！”机上女服务员笑容可掬地站在我们面前，端着的小盘上，盛着五光十色的糖果。杨琪看到糖果，再瞥一眼女服务员，他的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

“请！”女服务员再说一遍。

杨琪伸出手去取糖，我看到他的手剧烈地在抖动。女服务员惊异地瞟了他一眼，走过去。

“怪！她真像玉女！”杨琪低声说。

这无疑是他进入幻觉了。

“我们就是在毫无成绩的情况下，接受姑娘们的盛情。”他看着手中的糖果，“难过呀！第二天夜里，我们在水下，就是到了工作极限时间，手脚麻木了，也不愿意出水，不让别人接替。天快亮的时候，小青在水下拉动了信号绳，告诉我，他终于找到了水雷。信号绳在我手中抖动，我高兴得几乎叫起来。我尽量克制着低声报告：‘班长，找到了！’邓有贵这么冷静的人，也霍地站了起来。他看了看表，天快亮了，捞雷已经是不可能了，遗憾地说：‘只有让它在水下再留一天了！’我们拴上软木浮标，留到第二天夜里解决。回到住所，玉女她们比我们还高兴，她们热情提议，等捞上这颗水雷，好好庆贺一番。她们准备去找点面粉，包一顿饺子。那时在越南，找面粉很不容易；而且，越南姑娘对包饺子完全是外行，有些人根本没见过。但她们说，这不会比捞水雷更困难。她们还要举办一个只有我们六人参加的晚会，每人都要表演节目。我是不善于表演的，只好报唱一支歌。小青多才多艺，但让他面对女孩子表演，是艰难的，他又推脱不了，只好低头说：‘要有手



风琴,我可以拉几支曲子。’这当然也好。邓有贵倒是很爽快,他说,他可以变戏法,到时候,他会在水兵帽里抓出一只活的、会飞的海鸥来。我们班长有这一手,我是没有估计到的。他的态度很认真不容你不信。这个节目最使姑娘们感兴趣,尤其是小贝,她恨不得马上能看到一只海鸥从水兵帽里钻出,歪着头,看看四周,尖叫着拍翅飞去。

“我们突然被一阵暴风雨惊醒。草棚里异常昏暗,周围像是奔跑着千军万马,狂风暴雨震撼着草棚,房顶有些地方已经露天了。邓有贵大叫一声:‘走!’我们一齐冲出草棚。大家心里明白,应该去照顾姑娘们。可是她们来了,和我们是同样心情!双方正在争执,都要先去加固对方的草棚,我这时,发现她们中间少了一个人,玉女不在。阿霞说:‘她……去找……面……琴……划船去……’这几个单词表达出的意思,我们是明白的。我们着急了,这样的鬼天气,要翻船的呀!我们赶到洲边,果然找到了已经翻了的船,玉女在洲边的水中挣扎。我们一齐跳进水中,小青一反常态,变得异常勇敢,他用漂亮的自由式,迅速划到玉女身边,利落地带着她游到岸边,把她抱起。玉女昏厥在小青的怀抱里。邓有贵命令小青将玉女送回去抢救,我们把木船捞上来。等我们匆匆赶回,雨住了。玉女刚好在小青怀抱中苏醒。小青将目光转向一边,脸涨红了,两臂挺直,不知怎么办好,几乎要把玉女扔到地上。我们很快修复了‘营房’,晾晒开衣服。只是玉女费劲弄来的面粉全喂鱼了,借来的手风琴也许晾干后还能用。考虑再三,邓有贵决定推迟一天捞雷,大家太疲劳了。”讲到这里,杨琪垂下头,停了下来。

机窗外,星星更加明亮了,有一颗特大的星星,闪耀着紫罗兰色的光泽,不知是什么星座,它老是跟着飞机,好像也在聆听着杨琪的叙说。

“夜又来临了,”杨琪瞟了一眼窗外的星空,“可一点儿星光也没有。出发的时候快到了,玉女她们明白这次任务的艰险,因此特别庄严地排成一排,给我们送行。我们从她们的神色中也能看出,都在为

我们提心吊胆。我们要动身了，玉女走到小青面前，说：‘祝你……你们成功回来！’小青低声回答了一句什么，谁也没听见。小贝走到邓有贵面前说：‘快回来，我要看，变……海鸥！’‘那当然，’邓有贵用手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头，‘会给你变海鸥的！’然后，他向姑娘们说：‘要是听到爆炸声，可不要心慌，水雷爆炸并不一定就是我们遇到危险。’他精神抖擞地向我们下口令：‘向右转，齐步走！’我们知道班长的意思，我们越是威武豪迈，姑娘们就会越安心。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了，从来没有走得那么用心过。

“到了目的地，邓有贵决定自己先下水。他严峻地告诉我们：‘要严格执行命令。如果我在水下发信号，让你们离开，你们千万不能犹豫，动作要快！这是为了最后完成任务。’他将他的小记事本交给小青，‘你是我的代理人，万一……’他下水后，我在船尾握桨，调整小船位置。小青握着信号绳，和他联系。周围一片静寂，好像在涨潮，潮水叩击着船舷，发出轻微的响声。邓有贵在水下发的第一个信号是：一切正常。这以后，我们感到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信号了，我看看潜水表的夜光指针，不过才过了五分钟，真难熬。潜水表‘咔嗒、咔嗒’的响声，平时根本听不到，这时，就像小军鼓的鼓点一样清晰地传入耳中。小青坐在船头，动也不动，像一座石雕。远处，传来一声水雷的爆炸声，不知是什么船又触雷了。我和小青互相看了一眼，都想到草棚里的三位姑娘的心一定是紧缩了。第二个信号传来，依然是一切正常。第三个信号传上来了，还是一切正常。但不久，又来了一个信号。接到这信号，小青猛地扭头看我。这一瞬间，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小青的喉咙发紧，声音变得沙哑了：‘命令我们离开！’我脑子里出现了短暂的空白，但战士的天职使我清醒了过来。这是命令，不能犹豫的命令！我发动了船尾机，摆动那像有千斤重的舵柄，含泪驶去。小木船离开了，我们肝胆欲裂……一声猛烈的爆炸，水柱高耸，掀起狂浪，我们的小船翻了，我和小青都跌落在水中……”

杨琪讲不下去了，他的眼眶里滚出大滴泪珠。



飞机还在星空、云海之间航行，那颗带紫罗兰色的大星星，好像有点昏暗了。

“当我和小青往回走的时候，”杨琪擦干眼泪，“天还没亮，可是，三位姑娘已经在中途等着我们，也许很早就来了。我不知道她们有预感没有，爆炸声她们当然是听到了的。不过那时候，这种声音经常出现，是不足怪的。当她们发现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就又唱起了那支歌。我们听到这熟悉的歌声，难过极了。她们本来是可以从我们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里，听出我们的沉痛来的，也许她们有人听出来了，却不向最坏的结局上想，歌声充满着希望。当我们离她们越来越远的时候，歌声变得弱了，可以感到她们的惊恐和不安。最后只剩下小贝一个人在唱了，当她们发现了我们只剩两个人，看清了我们悲痛欲绝的面容时，她们全明白了。小贝并不是不明白，好像她非唱下去不可，她是用唱来抒发她的悲哀，歌声成了她对班长的悼念。这歌声太凄惨了，声音在颤抖，而且伴着呜咽：‘大海已经……记下你们……的战功和辛勤。到这儿……来吧……’以后变成号啕大哭了！”

“我们看了邓有贵留下的小本，他在水下前记下了一些话：‘我准备首先挖去水雷周围的淤泥，然后试验水雷对地磁反应的灵敏性，我要慢慢转动它，直到转三十度。如果它内部有声响，并且感应爆炸，那它是很灵敏的磁性水雷。不采取其他措施——不能打捞它。我如果牺牲了，你们继续前进。告诉玉女她们，死并不是失败，是在冲击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告诉小贝，我多么希望给她变出一只活的海鸥来，在她含笑的目光下飞向蓝天……’我们念到这里，三位姑娘已泣不成声了。最后他写道：‘把我埋在这块荒洲上，我要听有那么一天，扫雷舰编队扫掉水雷时发出的雷鸣般的声响啊！我要看到有一天各国航船安然驶进这里的航道！’”

“本来，阿霞又去弄到一些面粉，在我们出发后，给我们包了饺子，是为了庆祝胜利。可是现在，我们看着饺子，谁也没有动一下筷子。手风琴搁在那里，谁去碰呢？”